

1336 年布伦宪章与行会的政治经济——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336 年 7 月 16 日，苏黎世市民聚集在方济各会修道院，宣誓遵守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经过历次修订，此后治理这座城市长达四个半世纪以上。¹ 这份文件就是第一部《宣誓书》（*Geschworener Brief*）。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或者至少是促成其起草的人——是一位出身于古老议会家族的骑士，名叫 Rudolf Brun。这份文件使他成为终身市长（*Bürgermeister*），并使按十三个行会组织起来的城镇手工业者得以分享议会席位。自那时起，这一事件在苏黎世一直被纪念为该市行会秩序的诞生。每年四月，各行会成员仍会身着传统服饰，在“六响钟节”（*Sechsläuten*）中游行穿过老城；这一仪式由十九世纪重新创造，并为二十一世纪所保留。

乍看之下，本章的主题似乎与现代金融中心的业务相去甚远。苏黎世的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人和信托公司并不依据行会条例运营。行会最后的宪制职能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便已消失。然而，除教会之外，行会秩序塑造这座城市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制度都要长久。而它恰恰是在研究金融中心的人所关注的那些领域中发挥了塑造作用：谁可以进入市场，以何种条件、何种价格进入；谁控制信贷和资本；商业精英与国家之间是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制衡政治权力，使任何个人或家族都无法将其攫取。苏黎世

在 1336 年至 1798 年间给出的答案独具一格。这些答案将对手工业的强有力的团体性规管，与一个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主导各议会的商人和食利者精英阶层结合在一起。它们建立在宣誓、轮换和合议机构的基础之上，其间穿插着两段戏剧性的插曲——1336 年 Brun 的政变和 1489 年 Hans Waldmann 被处决——这两段插曲使这座城市学会了对任何将过多权力集中于一身的个人保持警惕。

本章先按时间顺序、再按主题展开。首先简要勾勒 1336 年之前治理苏黎世的由骑士和商人组成的议会，因为第 A.I 章已涵盖了此前的时期。接着考察 Brun 的革命、第一部《宣誓书》、1350 年的“谋杀之夜”（Mordnacht）以及 1351 年加入联邦。随后描述“贵族协会”（Constaffel）和十三个行会，并追溯 1373 年、1393 年、1489 年和 1498 年的宪制修订。核心部分分析行会如何规管行业、价格、质量和准入，以及这对市场准入、竞争和信贷意味着什么，然后转向贵族协会以及藏红花行会（zur Saffran）和山雀行会（zur Meisen）中的商人精英，以及 Hans Waldmann 的倒台。最后一节追溯行会秩序直至其于 1798 年终结，并评估其遗产；这份遗产存续于苏黎世公共机构的合议和共识风格之中，更具体地说，存续于利马特河畔的行会会所之中，该市商界的部分上层人士至今仍在那里共同用餐。铸币和放贷问题，以及翻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路线，将在第 A.III 章和第 A.IV 章中讨论，此处仅在其与行会秩序相关时略作涉及。

1 注释

1. Zunft zur Letzi, “Geschichte der Zünfte”, <https://zunft-zur-letzi.ch/geschichte-der-zuenfte/>, 该文将集会地点定为赤足修士修道院（Barfüsserkloster），并将宣誓日期定为 1336 年 7 月 16 日；该日期亦由 [verfassungen.ch](http://www.verfassungen.ch) 上的苏黎世宪制文件清单所证实, “www.verfassungen.ch”, <https://www.verfassungen.ch/zuerich/leiste.htm>。

2 结论

1336 年的革命是一位骑士发动的政变，他利用手工业者推翻了商人寡头统治，并使自己成为终身市长。其直接结果远比后来“行会革命”这一名称所暗示的要有限：贵族协会占据半数席位，而 Brun 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使得手工业行会的影响力有限。然而，他所创立的宪制经过修订一直延续到 1798 年。其核心原则——市民通过按行业组织的团体参与公共生活——塑造了苏黎世长达四个半世纪。除了规管手工业的准入、学徒和师傅资格、质量和价格之外，行会还保护城市市场免受农村和新来者的冲击。它们成为资本的持有者和出借者，并提供福利和军事组织。它们还构成了选区，1498 年之后，商人和食利者正是通过这些选区逐渐主导了各议会。

从这一秩序中产生的商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受约束的融合。商人精英实行统治，但其统治是合议式的，处于团体框架之内，并受制于轮换、共识和每年一度的宣誓。曾有两次——在 Brun 和 Waldmann 治下——一个人利用行会秩序建立个人权力，而这座城市两次都以分散权力作为回应。1350 年的“谋杀之夜”使苏黎世于 1351 年加入联邦，但该市保留了自行缔结同盟的自由；这种将对瑞士的忠诚与独立的对外关系相结合的做法，此后还将反复出现。行会秩序的遗产今天在六响钟节和行会会所中清晰可见，这些会所仍是苏黎世上层人士的聚会场所；而在该市公共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合议、共识和自我规管习惯之中，这份遗产则不那么显而易见。

3 五句话概要

1. 1336 年 6 月，骑士 Rudolf Brun 在手工业者的支持下推翻了由商人主导的苏黎世议会；1336 年 7 月 16 日，市民宣誓遵守第一部《宣

誓书》，该文件使 Brun 成为终身市长，并将议会席位在贵族协会与十三个行会的会长之间分配。

2. Brun 在 1350 年的“谋杀之夜”中抵御了流亡者对其政权的冲击，并通过 1351 年 5 月 1 日与卢塞恩及森林州缔结的永久同盟巩固了这一政权，同时保留了苏黎世与奥地利结盟的自由，正如他在 1356 年所做的那样。

3. 行会规管准入、培训、质量、价格和作坊规模，保护城市市场免受农村的冲击，并在近代早期成为重要的资本出借者，十八世纪藏红花行会的资产负债表即表明了这一点。

4. 1373 年、1393 年、1489 年和 1498 年相继颁布的宣誓书废除了终身市长制，加强了大议会，使贵族协会成为一个政治性行会，并赋予商人和食利者自由选择行会的权利，从而使一个商业和食利者精英阶层直至 1798 年日益通过行会宪制进行统治。

5. 1489 年 Hans Waldmann 的倒台确立了对权力集中的持久不信任，而行会秩序所留下的合议治理、共识和团体自我规管的遗产，连同作为苏黎世上层人士人脉网络的六响钟节和行会会所，至今仍在这座城市及其金融中心留下印记。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the-brun-constitution-of-1336-and-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uilds-overview-a